

城市印象

拜访老城

■王太生

一

拜访老城最好的方式，是先遇一堵墙。

老城有老墙，黛瓦映衬下，适宜题诗。也难怪，古代文人一时诗兴勃发又找不到宣纸，就把诗题在墙上。那堵墙，保存到现代便是诗墙。诗言志，墙载诗，过往的行人看到了，念上两句，老墙也成了最早的媒体之一。

墙老了，也就松松垮垮。用指尖去抠，那些砖泥窸窣而下。砖缝里长出一棵树。这棵树的缘起，不知是哪个年代的鸟在墙头遗落下的种籽。

春天的墙头，栖息过一只活泼的鸟；夏天有几颗滚动的素色绣球；秋天墙缝里藏过一只弹琴的蟋蟀；到了冬天墙面上只剩下袭爬山虎，这种攀缘植物的叶片不见了，被风吹散，茎须像一张网，紧紧地包裹老墙。

老墙曾经承托过一间房子，或者试图围起一座院子。也许有一个古代书生，骑在马上，朝墙里张望。

墙上爬满凌霄、蔷薇，是花墙；墙上烟熏火燎，是百姓的烟火墙。

那些曾经在老墙上的“粉”，恍如女人的胭脂，被雨水冲刷，变薄了，老墙变得灰黑剥蚀。

墙，有节俭收藏的意味。垒土为墙，意在收藏。我所在的古城，从前巷子的拐角处，人家的后墙上嵌一块勒石，上书“敬惜纸张”。它在提醒路人，不要把纸随便扔在地上；墙上开一孔隙，且把纸放在墙肚子里。一堵墙，是一张纸的归宿。在古人心中，一张薄薄的纸，有墙一样的分量。

有些老墙，看上去倾斜，却不见得能够倒下。在我邻居陈

家的水井旁，一面墙上有草木和植物的根须，儿孙般的搂抱，使老墙还能存活几十年。

二

拜访老城，我喜欢找一块青石台阶，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，想事情，看风景。这块青石台阶，有可能是文昌阁内的，也有可能是八字桥上的。

文昌阁显然是一个敞开的公共场所，私密的话不宜说，隔墙有耳，不小心就走漏了隐私。清代纪晓岚编著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，有一位书生寄寓高庙读书，夜晚就在文昌阁廊下入睡。朦胧中，他听到阁子上有说话声：“我平时不怎么花钱，又积攒了不少钱，怎么办？”甲对乙说：“你可以用这些钱铸一尊佛，送西山潭柘寺供养。”乙听了啐甲：“施舍也必须是自己的钱财，佛又怎么能不问清楚你这

些东西的来历，接受你偷盗的不义之财？”继而谈话声止，寂静非常。书生望去，阁子上只剩下一地月光，空空如也。

从前，我住的附近有座八字桥。桥东有春米店，一溜儿木门内不时传来“扑通、扑通”沉闷的春米声：桥西有一间老虎灶，从早到晚，水汽氤氲。老桥旁，有人支一口锅灶，舀入河水，煮一锅菱角、河藕站在那儿卖。这样的场景，宜配一介古代书生，穿长衫，倒剪双臂，站在桥上，看一叶小舟飘然而去。

有桥的地方就有老城人家，贩夫走卒、三教九流、鸡犬相闻、临水而居，宛若一幅人烟繁杂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建筑有其属性。南方和北方“鬍须飘飘”的城市里，一般都是有文昌阁的；而江南水网地带，才有八字桥。

文昌阁是雅的，八字桥却俗——世俗的俗。一个寄踞空旷之岗，一个悬于河流之上。

阁与桥，串联起一座城的文昌水秀。

阁子里，宜逗留、散心、交友；而桥上，芸芸众生、市声鼎沸、叫卖高亢、呼朋引伴。尤其是那桥的两端，极像布口袋，将路渐渐收拢。心里有事的人，夹着包袱或者手提肩扛，踽踽独行——文人名士，落子闲坐；市井草民，穿桥而过。

三

出了文昌阁，下了八字桥，我又坐在一座宅院门前的青石矮台阶上，看别人家的一对门枕了。它是一座宅子的表情，无论春夏秋冬雨雪霜晴，不喜也不悲。

就这么一块石头，从它与门相依的那天起，就见证主人一家一年四季、寒暑易替的迎来送往。

春天，小孩子蹲在门前放鞭炮，两只小手捂着耳朵，门枕

雕成的石鼓上，落一层嫣红的纸屑。夏天，主人站在门口迎接一个贵客，拱手作揖，一团和气。秋天有一轮明月照在石上，老宅子楚楚有意境。冬天，大雪纷飞，唯石与瑞兽和天地一道沉睡。

一座宅子，青砖、青瓦、重檐、台阶、窗棂，就像一个人的五官，常被关注，门枕却是一件很容易被忽略的房屋构件。

门枕是做什么的？虽然有一定“显”和“炫”的成分，但它主要是起到稳固门框的作用——固定一副厚厚大门，门枕与门，唇齿相依。如果一副门都没有了，门枕自然会遗落露天旷野。

一对门枕，在老城人家门口司空见惯。它让房子变得雅致，就像作完一幅画，在落款下钤的一方印。有客来访，轻叩门环，或者用手摩挲那块材质细腻的门枕。这块石头，是块青石，它本藏在深山，被工匠雕刻打磨后，成为一户人家有头有脸的“门枕石”。

门枕之侧，是世俗的民间生活。民间这个词很具体，就是进门、出门，拉亲做媒、婚丧嫁娶……每一天的生活都实实在在发生，它们与居家过日子有关。

我在老城见到一处宅院已经衰落，破败不堪，久有时日无人居住；门前杂草和闲花丛中一对石鼓，似乎仍在悄悄喃喃着往昔的繁荣与热闹。

门枕，见证繁也见证孤，见过大红大紫，也见过朴实本真。所以，它才真正读懂什么叫做“门当户对”。

门枕，是一个短语、是一则寓言物语，与故园、老宅、守望有关。有门枕的房子，是有故事的老宅。一个人用手抚摸老宅，他在梦中摸着的是门枕石。门枕石如绸缎般光滑，让人想起家的柔软。



闲思随笔

■程应峰

一位哲人说，一个人无论看到怎样的美景奇观，如果没有机会向人诉说，他就绝不会快乐。同样，一个人若处在莫可名状的痛苦之中，却没有另一个人可以为之安慰分担，这份痛苦就一定更加锥心刺骨。

我有一位同事，是极爱倾诉的那类，只要她往你跟前坐，就会神侃神聊上大半天。不了解她的人可能会说她是话唠子，知道她的人呢，明白

她生性如此，诉说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，她需要有人来倾听她的忧愁、分享她的快乐。

其实，人人都有向人诉说的愿望。只不过通常情况下，这种愿望都被种种外在或内在的原因，一重一重地包裹、一层一层地掩盖着。不是不想诉说，不是不能诉说，只因为匆忙的生活，总是缺少可以诉说的机缘。

无爱的心灵，难得有诉说的欲望；因爱而孤独的人，最明了诉说的奇妙。爱的诉说缘于爱的孤独。我们都经历过很

多，能看到彼此眼中流露出的伤心往事，能体会彼此内心悲欢离合的感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、经历的丰富，一个人所处的境遇在改变，内心也在改变，诉说的冲动可能会突然转向或暂停，但并不会含糊、消失。

行云流水般的生命旅程，一点一滴地从我们眼前消逝。谁都明白，是人就不可避免地怀着爱的希望。因此，在另一个可以依托的人的耳边，你不妨说些悄悄话，不妨轻声地叹息，就象一个人在孤寂的夜晚

面对灿烂的星空。这个世界很大很大，大到无法想象；这个世界又很小很小，小到只容许你留下那么一丝一缕剪不断化不开的纯情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从掌心流过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爱着，感受着，思考着。一切的一切，只因有一个本真的自我存在并寂寞而辛勤地生活着。虽然，生命中一些宝贵的东西总在悄然而逝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彼此相爱的人一生会活在彼此的心里，活在彼此的世界

里。人生旅途上，最珍贵的，依然是那些属于心灵的东西。

诉说是一种缓解、减轻生活压力的方式，是一份化解的心境。就算在无限宇宙的永恒岁月中，人不过是顷刻便会化为乌有的一个悲哀的微粒。这个微粒的悲欢甚至连一丝微风、一缕轻烟都赶不上，但只要你说出来了，你就情有所属了，你的心也就坦然了。何况在属于我们的日子里，我们还依傍过花草树木，汲取过阳光空气，怀抱过爱的希望呢。

诉说的心境